



人鸟情深
◎陈顺源

南通的土

◎安铁生

去海门的江海博物馆参观,看到墙壁上的玻璃框里有一幅海门地貌沙盘,想不到脚下正踩踏的平常的土地,色彩如此斑斓,叠次达六七层之多,每一层都记录了历史沧海桑田变迁。去海安青墩遗址博物馆看到介绍,此处土壤层次分明,分别为耕土、矿土、黄土和黑灰土,就是在下面的黑灰土里,挖出了五千多年前的陶器、石器和玉器,见证了江海大地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就是这南通地区西北部的海安、如皋成陆较早,距今5000~6000多年前,由于地势高亢,成为扬泰古沙嘴的东端;而中部的南通市通州区一带,形成的时间距今1500~2000年;现在的海门区,形成在清乾隆年间;启东市就更年轻,清代中叶以前还是江口的多块沙地,20世纪初才和大陆连接。是长江江流带来的大量泥沙培育出这块肥沃的土地。张謇办通海垦牧公司作出卓越贡献,所以书写有对联:“多把芳菲泛春酒,已见沧海为桑田。”

据土壤学者介绍,由于成陆时间不同,南通各区县土地表层有不同:黄淤土,分布在南通市中部地带,呈灰黄色紧实状,肥力较高,适合种植粮食作物;沼泽土,主要分布在南通市东部的江海平原沿海地带,是以腐殖质为主要成分的土壤,肥力较高,适合种植水稻等作物;红壤,主要分布在南通市东北地带,颜色偏红,肥力一般,适宜生长苹果、樱桃、草莓等水果;沙土,主要分布在南通市西南地带,质地疏松,但排水性能

好,适宜种植甜瓜、花生、番茄等蔬菜。

记得我们儿时,虽说生在市中心,可家门口拆去城墙后,改造的环城东路那时还是土路,汽车经过卷起一股尘土飞扬。我们打玻璃弹子、飘小画儿片、跳绳、地面用瓦片画上格子的“起房子”游戏等,都是在泥地上玩耍。那时南通“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对联的土地庙较多,其建筑很小,还不时看到土地公公前有香在焚烧,说明南通人对土地神的敬重。记得蛇医专家季德胜在进南通中医院之前,就长时间住在天生港的一土地庙里,朱良春等曾去那儿拜访过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祀土地神即祭祀大地,多属于祈福、保平安、保收成之意。由于那时家里、教室里墙里墙外都是土,故夏天路边巷边杂草丛生,包括我家旁边的崇敬中学、通师二附操场,每年九月开学,草长到一米多高,于是男生成为拔草的主力。我家天井里,外祖父在墙角砖缝里长了一丛丛藿香、一丛丛黄菊花,他老人家去世多年了,没人管理这藿香菊花,因为有土且保留有宿根,所以它们还是年年茂盛蓬勃、生生不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时人称南通是“崇川福地”,土肥地好是有福气的根本。市区南端五山中,山体最为庞大的军山就是杰出代表,而军山之土又是军山的杰出代表。明代邵潜在《州乘资》里就有军山土宜种植山茶花之说。清代军山土普遍受到江南园

艺家的青睐,乾隆年间通州状元胡长龄和友人在京城谈及故乡风情,写下了《四时词与同里韩、吴二君谈乡里风土而作》,诗里的“春饼花糕荐雕俎,包灯遍试青莲宇,霁花争上贾人船,培根今属军山土。”其注云:军山土最宜培花,春月遍布大江南北,所以军山土受到大家的追捧。清代诗人李琪在《崇川竹枝词》里有“插花须买军山土”句。清末状元张謇是位极爱植树种木之人,曾在诗里竟有军山“土价栽花贵”之叹,他办了那么多的学校、企业,用钱无数,尚称军山土栽花太费钱,你说珍贵不珍贵?(据《梦游梅花楼》P35)

从如皋走出去的美国神探李昌钰多次跟人提起,他是南通狼山的一粒尘土。他讲了一则自己儿时的有趣故事,在出生之初天天啼哭不止,去医生处看了也解决不了问题。一天来了位老和尚,不来化缘而是问你你家是否生了个男孩?说这是其师傅投胎,应叫小孩解尘就不再哭了,其父母依言果然如此。1989年,李昌钰回国讲学,还特地来狼山追根溯源,请教住持是否有位解字辈和尚叫尘的?所以,李博士一再说,我的兄弟姐妹是“宝”,是“珠”排行,而独独我的前世是和尚,叫解尘,是大千世界一土土的灰尘,是为大家服务的,亦可见他对家乡热土的挚爱。这正应了美国作家、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说:“如果你不觉得脚下这方沃土比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泥土更芬芳,那么你就不值得有所期待。”

江海
风物

紫琅
诗会

记忆中的雪韵

◎成惊涛

在婉然闪逸之间,
舞姿轻盈、从容。
静谧的吉祥里,
垒砌雪韵迷宫。
“应是天仙狂醉,
乱把白云揉碎。”
诗仙喻雪,其韵如虹。
雪花儿争相下界,
广袤大地伸手接龙。
印染的银白色原野,
像一幅无边的羊绒。

芦苇靠韧劲挺拔,
在风雪里炼着站功。
偌大一个天地立体,
瞬间一改面容。
色彩斑斓尽失,
白马驰骋急急匆匆。
白犬撒野滚动雪球,
尽兴尽欢逞起英雄。
白猫如琴师手指跳跃,
轻音乐拂过庄稼草丛。
白鸽窸来檐下,

雌雄交颈意味融融。
雪花晶莹剔透,
刻意修饰雪景一统。
在缥缈的世界上,
让雪的韵脚迈进长空。
敬畏之情如醇厚美酒,
我因雪景而陶醉其中。
留下人间清白、高洁,
酝酿纯粹和生动。
想当年隆冬雪韵何其精彩绝伦,
到如今却因腼腆羞涩匿了踪影?

渡江话沧桑

◎刘锦华

岁月
流金

1986年,小学一年级的暑假,我跟着父亲去上海川沙,先从启东港坐客轮到十六铺码头,再坐轮渡去浦东。那时,浦东与浦西之间,轮渡是唯一的交通方式,出行很不方便,因此就有了“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后期,城市发展呼唤着新的过江方式,黄浦江上陆续建起了隧道,架起了桥梁,天堑变通途,轮渡卸下了它“不可承受之重”,不再是唯一的过江方式了,桥、隧、渡立体化的越江交通新格局逐渐形成。

1997年高考结束后,我和弟弟再去上海川沙,是坐大巴经海太汽渡去的,那是我第一次坐汽渡船。到了码头,等候的队伍像一条蜿蜒的长龙,人们或站在车旁交谈,或带着孩子四处张望,每个人脸上都挂着一对旅程的期待。空气中弥漫着江水的潮湿气息,还夹杂着饭店飘来的菜香味。终于,汽渡缓缓靠岸。巨大的船体如同一座移动的城堡,溅起的水花发出哗哗声响。跳板放下的瞬间,人群骚动起来,司机们发动车辆,有序驶上汽渡。汽渡启动了,发动机发出沉闷有力的轰鸣,船尾激起层层白色的浪花,如同盛开的莲花。江风呼呼地吹过,带着江水的腥味,吹乱了站在甲板上人群的头。甲板上,大人们或是靠着栏杆闲聊,或是抽着烟欣赏江景。随着一声响亮的汽笛声,对岸的码头越来越近。靠岸后,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发动车辆,准备驶向新的目的地。

1997年上大学后,我一直坐大巴经通常汽渡去学校。通常汽渡连接南通开发区和常熟,用渡轮横穿六公里江面,将车辆和旅客送往对岸。2008年,苏通大桥建成通车,通常汽渡的流量骤降八成。2020年7月,承载能力是苏通大桥五六倍的沪苏通公铁长江大桥也通车了,通常汽渡渡轮减少到6艘。2023年7月,在历经百万次航行后,通常汽渡在30岁生日那天谢幕。

前些年,我到启隆镇工作,开车经临永汽渡上下班,乘汽渡船成了家常便饭。那时才意识到乘汽渡船要看潮汛的重要性,江水深的时候,船开得较快,一般从启动到靠岸也就10分钟左右,渡口的船流转较快,等船的时间较短。但水浅的时候,要往东绕一下,船启动到靠岸要45分钟左右,整个渡口的船流转很慢,等船的时间很长。有时江水很浅,沙泥背都看得见,汽渡船就停航,有时大热天车子开着空调在渡口一等就是4个多小时。有时为了赶潮水,避免在渡口长时间等船,我早上六点多就从家里出发了。在启隆镇工作的3年,体会最深的就是乘汽渡船,有时天气不好,汽渡停运,要从崇启大桥经向化走,一般要一个半小时才到启隆镇,上下班很不便,也深深体会到守岛人的艰辛。目前,沪渝蓉高铁崇启公铁长江大桥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即将结束启东“飞地”的历史。

如今,跨江大桥如巨龙般横跨长江,极大缩短了两岸距离,汽渡的身影也渐渐变得稀少。但过去在汽渡上的那些酸甜苦辣的瞬间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每当回忆起那段时光,心里会感慨万千,怀念那江上的风、奔腾的江水,还有那旅途的艰辛。

夜明珠投稿邮箱地址:
wyhappy781@163.com